



# 雷特海鳥短篇小說集

簡小玄等譯

新文艺出版社

# 雷特海鳥短篇小說集

簡小玄等譯

新文艺出版社

• 1958 •

РЫТХЭУ

ЛЮДИ НАШЕГО БЕРЕГА

根据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53 年版本译出

雷特海烏短篇小說集

簡小玄等譯

\*

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11号

上海国光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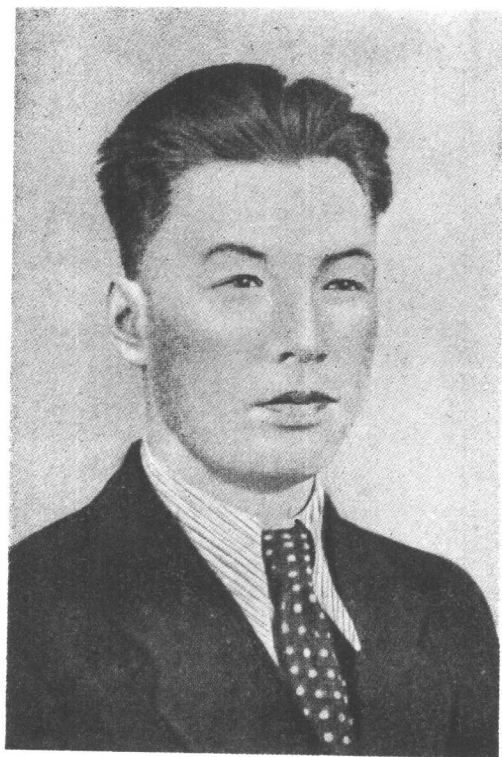
書号 1675

开本850×1156 1/32 印張8 5/16 字数181,000

1958年5月第1版

195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000 定价(6) 0.85元



George

## 內 容 提 要

雷特海鳥是苏联楚克奇人的第一个作家。

楚克奇人是西伯利亞东北角上的一个少数民族，居民以狩猎海兽、畜牧馴鹿为业，只在十月革命后，由于列宁民族政策和苏联共产党的关怀帮助，他們才走上了幸福繁荣的道路，发展了本民族文化。雷特海鳥的小說講述了这个地区近年来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和建設，以及他們和俄罗斯兄弟的亲密关系。小說的主角都是他故乡曙光狩猎合作社中的人物——老獵人墨美尔，他的女儿泰格丽娜，獵人甘尼利，合作社主席凡契等。写的是真人真事，各篇互有連貫性，从各个方面反映了这些北极地区的獵人的生活和精神面貌。故事別开生面，朴素生动，发表后曾获一定好評。

## 前 記

雷特海烏是苏联楚克奇民族中出現的第一个作家。他年紀很青，算起来，今年还不过 28 岁。他出生在苏联北极地区楚科特卡半島上的偉倫地方。1946 年，他在当地念完了七年制学校，后来在安那提尔的师范学校上学，1953 年，毕业于列宁格勒的日丹諾夫大学。其間，他曾經当过獵人，有一段时期并在报館里干过工作。

雷特海烏的文学事业开始于苏維埃苏科特卡报（安那提尔）。1951 年，祖国語言上刊载了他最初的几首詩，青年列宁格勒上刊载了他的第一篇小說来自对岸的人們。接着几年，新世界及火星杂志上陸續出現了他的另外几个短篇。这些作品后来都收集在他的同一个海岸的人們一書中。除了从事創作以外，这位青年作家，同时还致力于翻譯工作，他曾把一些俄罗斯古典文学和当代苏联作品譯成楚克奇文，其中包括普希金的一些短篇，蕭穆什金的楚科特卡。他这些努力，对于促进民族間的相互了解和文化交流，起了一定的影响。

楚克奇人是西伯利亞东北角上的一个很小的少数民族，自古以来，居民長年生活在一片冰雪的不毛之地，以原始的方法狩獵海兽、畜牧馴鹿为业。由于沙皇俄罗斯的民族压迫，以及越过白令海峡而来的美国商人的欺詐剝削，使得他們本来就已經非常悲惨的生活，落入了更加痛苦的境地。只有十月革命的胜

利，在列宁民族政策和苏联政府对少数民族的积极关怀帮助下，楚克奇人才走上了新的幸福的道路。四十年来，楚克奇民族不但在经济上获得了巨大的改革和进步，而且第一次制定了自己民族的文字，很快地发展了自己民族的文化。1932年，苏联出版了楚克奇文写的第一本书。今天，楚克奇文的教科书、小说及论文已经大量印行，许多中学校、师范学校以及别的文教机构，已在楚克奇民族区迅速建立了起来。由于这种发展的结果，楚克奇民族眼前已经产生了他们自己的各种专门技能的知識分子，这里面，尤利·塞尔盖維奇·雷特海烏就是一个杰出的代表人物。

雷特海烏的作品，几乎全部写的是关于他故乡的故事。他描写了楚克奇人过去的悲惨命运，他们建立新生活的经过，他们为美好的未来而斗争的信心，以及他们和俄罗斯兄弟民族的新的友爱关系。

雷特海烏的小说的特点，是它反映生活的最大限度的真实性。他自己曾说：“我訂下了一条严格的規則：在描写我的楚克奇同胞时，我只写确实实的事实，不管它看来是多么叫人吃惊。”这一点，只要一讀过他的几个短篇，我们就自然而然地得到了証明，我們完全深信不疑：他所描写的都是真人真事。他的故事的主角，都是相同的人物，或者是另一篇故事的主角的亲戚朋友；故事的背景，始终是作者的故乡，即使叙述的是他的同族人遙远的历史，或者是发生在远离楚科特卡半島的列宁格勒的事情。他在叙述这一个故事时，往往牵涉到另一个故事，有时候，一个故事无形中成了另一个故事的注解或者增补部分。也正因为这样，他的故事虽說是分头取材，实际上却是一个立体的不同素描，并在一起，使我們不仅仅看到了楚克奇人的各个方面的生

活情况和精神面貌，同时也了解了作者的故乡——他怀着眷恋的心情，亲切地描写的曙光狩猎合作社的过去和眼前的光景。

雷特海鳥的作品发表后，在苏联国内外引起了一定的反映。这原因，不仅仅因为作为一个青年作家来说，他的作品具有一定的艺术力量，而主要的还在于：象楚克奇这样一个一向被视为世界上最落后、最蒙昧的民族之一的少数民族，今天已经出现了象雷特海鳥这样从事创作活动的作家，而且，通过他，楚克奇人亲自向全世界报导了他们在短短几十年中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他们，那些生活在北极圈附近的人民，今天，有史以来，第一次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他们，在苏维埃大家庭这个美丽的园圃里，今天，正象一朵奇异的鲜花似的在北方的原野上欣欣向荣地开放着。

正因为这样，同一个海岸的人们出版后，一位著名的英国新闻记者，雷夫·派克，读了不禁感慨千万，特地在报纸上向雷特海鳥写了一封长长的公开信（曾经分别载在火星杂志和苏联文学上）。在那封信中，他向他转述了加拿大旅行家——法雷·莫华特，驯鹿的人民的作者——所知道的一个故事：在和楚克奇民族隔着一一条狭狭的白令海峡的对岸，一支以前由楚克奇人居住的地方迁往加拿大北部去的依海尔米烏特族，如何由于自然环境的恶劣，再加上政府的歧视、迫害，以及商人们对他们的残酷剥削，在短短几十年中，他们终于成了一支几近消灭的民族。这些依海尔米烏特人，在1912年，当白人开始和他们做交易，收购他们猎得的狐皮的时候，他们的人数是二千；但到1916年，他们很快就锐减为三百个人；到了1918年，当商人们因为毛皮市场不景气而撤退时，他们留下来的已只有一百个活人，及到1949—1950年的冬天，飢荒又凶狠地攻击依海尔米烏特族，于是这



个民族留剩的已不到一打人，而且其中已经丧失了所有生育年龄的妇女。

这就是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少数民族所遭受的普遍命运。

“我所写的是死亡。”雷夫·派克在他的信中结束时写道，“如果在那些遥远地区（即指加拿大北部等地区——笔者注）的历史的进程发生变化，象苏联各族人民所得到的变化那样，那末，奥荷托（指派克所讲的故事中的一个依海尔米乌特人——笔者注）和他的族人就会尝到丰富的人类生活的欢乐，就象苏联的楚克奇人过的生活一样。”

事实也正是这样。

雷特海乌所描写的故事，在和这位英国记者所叙述的这一类惨痛故事对照之下，应该具有一种独特的、令人深思的意义。

介绍楚科特卡的历史和生活情况的苏联文艺作品，比较著名的几本，如蕭穆什金的阿里杰的末路和楚科特卡（即开拓极地的人们），宋吉克的快脚鹿，都已翻译成汉文了，但是，——重复一句，——楚科特卡的楚克奇族人自己写的作品，这却是第一本（其中的几篇译文，以前已经刊行过了）。

本书共收小说十一篇，前面十篇就是同一个海岸的人们一书的全部小说，南风和北风之歌是作者的近作，现在一并收在这里；其中，有五篇是根据苏联的英译本转译的，另在每篇篇末注明。

（定 九）

## 目 次

|                   |     |
|-------------------|-----|
| 前 記.....          | I   |
| 窗.....            | 1   |
| 来自对岸的人们.....      | 27  |
| 泰格丽妮飞往伯力.....     | 43  |
| 安那多里和殷灵.....      | 66  |
| 和平烟斗.....         | 77  |
| 墨美尔老头到底是胜利的.....  | 90  |
| 在“梅利·山姆号”帆船上..... | 139 |
| 新年之夜.....         | 152 |
| 一个人的命运.....       | 164 |
| 十日旅伴.....         | 200 |
| 南风 and 北风之歌.....  | 218 |



## 窗

基馬尔柯特老头坐在他的“雅蘭格”①門口，一面自个儿輕声哼唱，一面削砍着一根木头：雪橇早該修理啦，右边两根撐子全都掉了。

当然，现在是春天，雪橇一时还用不着。但是俄罗斯人說的話是不无道理的：“雪橇要在夏天准备好……”他們說得对！等到地上都是雪了，才想起自己的雪橇来，那只是一个蹩脚的当家人。基馬尔柯特可不是那种人，他是一个勤儉的人。他甚至于不等到夏天，在春天，就把雪橇修理起来啦；修好之后，再把它藏起来过夏天。

“这根木头倒能做一个很好的撐子呢，”老头贊賞道，“很好，滿結实的撐子……”

他停住削砍，抬起头来，看到了他的两个儿子，烏比尼尔和

尤烈廖，穿过住区回来了。烏比尼尔手中小心翼翼地捧着一块大玻璃；尤烈廖揹着一个海豹皮書包，他不是走在走，簡直是在他哥哥身旁跳舞。一路上，他老是挨着那块玻璃板，好象他要帮着搬它似的。

基馬尔柯特站起来，刷掉鹿皮短袄上的碎屑，走进“雅蘭格”去。他的妻子奴梯娜特正在火炉边忙碌着。老头拖过那条他多年以来当凳子用的鯨魚背脊骨，坐了下来，說道：

“他們还是照样把它帶來了。”

奴梯娜特看出他很不高兴。刚才在外面削那根木头时，他还嘴里嗡嗡嗡嗡哼的挺高兴来着呐！不过还是別讓他看出她已注意到他这种心情的轉变吧，因此，她就裝得好象对这話一点也不感兴趣似的，問他道：

“他們帶來了什么呀？”

“好象你还不曉得似的！”

老头儿怀疑地看看他的妻子。很可能的，她是和两个儿子串通在一起的。他拿一根木棍撥着灰燼，把一块炭火在一边敲碎了，用他那長着老茧的手指抓起来，放进他的烟斗里。烟斗点燃了，他正想回答，这时候突然来了一陣咳嗽。等他透过这口气的时候，已用不着他回答了：两个儿子已經到了家。烏比尼尔小心地把玻璃卸到地上，靠牆放好了，說道：

“我們把它拿來啦。”

沒人回答。父亲看看他，好象他拿进“雅蘭格”来的不是一块玻璃，而至少也是一条瘋狗似的。之后，他轉过身子，走到炉子那儿，又咳嗽起来了，虽然，說实話，他原本是可以忍住不

---

① 即皮篷帳。

咳嗽的。

尤烈廖感觉到：在父亲和哥哥之間，一場爭吵是在酝酿着。他真希望，他們倆別吵起来才好！实际上，这时烏比尼尔正在安靜地擦除“搭爬扎”<sup>①</sup>上的污泥；父亲在抽烟，媽仍在炉子边忙碌着，好象什么事也沒发生；那引人垂涎的海象肉的气味，在空气中一点点弥漫开来。也并没有哪个說过一句粗声粗气的話。但是尤烈廖总觉得：一場暴风雨是快要发作了。而这可不是一种愉快的感觉。

尤烈廖本来希望一回到家里，他和烏比尼尔就立刻把窗子装上去。但现在他看出，这是根本不可能了。要是他现在能够講个故事，打破这种緊張而难堪的沉默，那該多么好啊……但是，不幸，尤烈廖什么也想不出来：今天学校里并没輪到他回答問題，他也沒有碰到什么有趣的事儿。

尤烈廖擲掉了書包。一卷紙头从書包里突了出来——这是一張从杂志上剪下来的很大的图画，是今天早晨他用一支紅鉛笔从一个小朋友那里换来的。啊，怎么会把这样一件东西都忘了！可是自从他看到烏比尼尔捧着一块玻璃的时候起，他腦子里就一直恍恍惚惚的。

“瞧啊！”尤烈廖高兴地叫道，一面打开图画，把它小心地在矮桌子上攤平了。“这是我从馬拉德那儿拿来的。他的爸爸到过偉倫，是从那边买了来的。瞧啊！”

奴梯娜特和烏比尼尔俯在这張整頁的彩色大照片上，尤烈廖念了出来：

“今日的莫斯科。斯摩陵斯克廣場上的一座大楼。”

---

① 鹿皮靴子。——英譯者注

“一幢房子！”烏比尼尔的手指慢慢地在这張照象上移动着，数着大楼的层数：“一，二，三……”

“二十六层！”尤烈廖喊道。“我老早数过了！馬拉德說是二十五层。但我又数了一下，結果是二十六层。”

“別打岔，”烏比尼尔不耐煩地揮揮手，重新把他的手index移到最下面那层。

“摩天楼！”奴梯娜特低声說。“嘿，象云一样高！那些在下面的的是什么呀？汽車嗎？”

基馬尔柯特也想过去看一看图画。看看莫斯科的新建造物的样儿，这一定是很有趣的。但是他一想：走到两个儿子背后去看，这是有損他的尊严的。再說，那样一来，他們可能以为这是和解的表示了。誰知道呢，他們也許以为現在可以开始談談窗子的問題了呢。尽管他坚决禁止他們把玻璃拿到家里来，可是他們还是把它拿来了！不，他不能那么輕易地饒恕他們！

至于这張图画，如果他們對他們的老子还有点儿尊重的話，他們自己自会把它拿过来給他看的。看他們瞧着那張图画的样儿，好象这儿除了他們就沒別人了！

这一点，老基馬尔柯特可想錯了。他的妻子也好，两个儿子也好，他們都很想讓他看看这幢莫斯科的雄偉而秀丽的建筑物的画儿。奴梯娜特甚至把她的小儿子向他这边推了推。但尤烈廖一看他父亲还在生气，不敢走过去。

奴梯娜特回到炉子边去了：千万别叫老头儿以为她在反对他，千万别使他在家里感到孤独。图画將留在家里，等爹不在的时候，尽可以看。或者等到他心情愉快的时候再看。

“真的是二十六层嘛！”烏比尼尔数完了說。

基馬尔柯特知道莫斯科正在建造一些非常高的建筑物。沒

多久以前，当电影工作队来訪的时候，他甚至看到过正在建筑着的这样一种房子的新聞片。不过那时候这房子还没有完工，同时那个景致在銀幕上閃过去也太快了。二十六层？不，基馬尔柯特不大相信。何况这是烏比尼爾說出来的。現在，無論烏比尼爾說什么話，即使他說該吃中飯了，而实际上也是應該吃了，老头儿也不会同意他的，縱使他自己也相当餓了。

“什么？”他問。“二十六？哦，图画上你高兴怎么画就可怎么画。如果你高兴，画三十层也可以。”

“这可不是画的，这是一幅照片！”尤烈廖說，听到他父亲插了嘴，他很高兴。“你自己来瞧一瞧吧。这儿真的是这样一个房子。是一个大楼！”

孩子說这句话时，显得非常热情和驕傲，好象这幢壮丽的房子是他——楚克奇少年先鋒队队员尤烈廖亲手造起来似的。

“大楼，”他父亲重复了一句。“你这个好学生！你馬上就要进入五年級了，而你却連俄国話也說不週全。要說起来，这可是大厦，不是大楼。”

尤烈廖对父亲是非常尊敬的：曙光狩獵合作社里每一个人都尊敬基馬尔柯特。但是紙上印着的字，这孩子可是深信不疑的。爹有时候也会錯的，而尤烈廖在書上讀到过的一切，却总是真实的，有道理的，好的。

“不，是大楼，”他輕声地說，但說的很肯定。“这里是这样写着的。”

幸好，这时奴梯娜特已經在叫他們吃飯了。一家人圍着矮桌子坐了下來。好一陣子，他們靜悄悄地吃着。然后烏比尼爾說：

“喂，我們的窗裝在什么地方？”

“什么地方也不裝。別再跟我談了。沒有必要在‘雅蘭格’里

开上一个窟窿。”

“不管怎样，我还是要开一个窗。我不愿住这种黑洞洞的地方。”

“如果你不愿跟我们住在一起，你自己另外去造一个‘雅蘭格’好了。你欢喜住在哪儿就住在哪儿。但在这里我是当家人。”

就这样吵开了。尤烈廖为他的哥哥大抱不平，他责备地对父亲看了一眼，說道：

“你啊，还是一个管理委员会的委员呢！……如果烏比尼尔走，那我也走。”

“哦，你也走！”老头猛地站了起来，一把推开那条鲸骨凳子，气冲冲地睥睨着两个儿子。“真是这样吗？大的顶犯老子，把小的也拉在一道？”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等稍为平静点后，他說道：“你们是在干一件傻事，烏比尼尔你自个儿想一想吧。你硬要在内篷帐里开一个窟窿，再在这个‘雅蘭格’里开一个窟窿。那在冬天我们咋办呢？这会得冷的，你会冻死的。谁听说过在一个‘雅蘭格’开上一个窗的！你会成为住区上的笑料的。看看阿图克的儿子吧，他是一个学生，但他从没反对住在一个普通的‘雅蘭格’里。并没有什么窗。”

“基利克只是到这儿来实习的。要是他一直住在这儿，他准会开上一个窗的。一个人又不是一个耗子：他用不着使自己藏在一个黑洞里。”

“照你说来，我们都是耗子了？是吗，烏比尼尔？”

基馬尔柯特迈开快步向玻璃那边走去。尤烈廖吓得屏着呼吸：父亲只要踢上一脚，那他装窗子的梦想就全完蛋了。但是出乎意外，父亲說道：

“好吧。随你们怎么办吧。”



于是他走了出去，又动手修起雪橇来了。

奴梯娜特揩了桌子。她能够听见在“雅蘭格”外边基馬尔柯特的咳嗽声和金属在硬木头上的砍削声。

基馬尔柯特給选进合作社管理委员会，马上就要滿一年了。委员会叫他負責管理所有的公共财产。

“我們了解你，基馬尔柯特，”合作社主席凡契当时說。“我們相信，你是担任这件責任重大的工作的合适人选。公共财产是我們整个合作社生活的基础。这件工作我們只能够委托給一个节儉的、有經驗的人。”

那么說了，叫基馬尔柯特怎么还能推辞呢？

起初，基馬尔柯特担心自己应付不了。要是沒有合作社的會計員罗吉納的帮助，那他一定会把一些事情搞得乱七八糟的。幸好这位精明的罗吉納有一本登着合作社全部财产的細帳。样样东西都登在他这些“会說話的紙头”上——老头儿們总是这样来称呼那些写了字的紙头。

他們一共有那么多财产，要是在从前，即使是住区上的一个酋長，也連做梦都想不到的。苔原上，大群的馴鹿在吃草；地窖里，有的是大量的肉；漂亮的白漆捕鯨船，安稳地停在岸上；海象皮造的小游艇，高高地擱在狗攀扒不到的架子上；在合作社的工場里，技工克里夫基有一整列精光閃亮的裝在船外面的汽油机……那不是你計算得了的！基馬尔柯特有許多事得照顧，曙光狩獵合作社太富裕了！

合作社社員們选上基馬尔柯特，沒有看錯他。他干这个工作干得很認真。首先感觉到这一点的是汽船司机們：汽油供給量很严格。老头儿算出了每一公里需要多少汽油，并且叫司机們